

頭本上半本



寶與堂

御纂詩義折衷

Pekin, 1755.

Commentary on the
Chinese Classics;
edited by Chien Lung,
emperor of the Juing Dynasty.

啣翼超羣作中

御纂詩義折中

御纂詩義折中序
詩之教大矣古今言詩
者衆矣自小序而下箋
疏傳注各名其家各是
其說辨難糾紛幾如聚
訟曩嘗肄業於此流連

諷詠豁然心有所得而
考之昔人成說往往拘
牽扞格不能相通辛未
秋閒與尚書孫嘉淦論
及諸經其所見平實近
里因先從事毛詩授以

大指命之疏次其義凡
舊說之可從者從之當
更正者正之一無成心
惟義之適視事餘功親
為釐定以備葩經之一
解編既竣在館諸臣以

序請夫詩之道何仿乎
其在虞書則曰詩言志
志者詩之本也聲與律
其後起者也其在魯論
則曰一言蔽之思無邪
無邪者詩之教也興觀

羣怨事父事君其道不
越乎此也其在子輿氏
則曰以意逆志是為得
之此說詩者之宗也逆
志而得其志之所在則
詩之本得而其為教也

正矣傳曰衆言淆亂折諸聖用中者聖學之大成也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爰竊取

皇祖周易命名之義命之

曰詩義折中而叙其既

以為弁

乾隆二十年夏四月

御製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臣汪由敦

奉

勅敬書

御書詩義抄中

御書序

四

正總裁官

經講官孫殿學議官衛國憲部部事務總管府度管理庫務

御前大臣兼管理濟院事務一等忠勇公加二級軍功加級 臣 傅 恆

經講官李德議官吳殿學事務總管部部事務總管 臣 來 保

原任吏部尚書

臣 孫嘉淦

副總裁官

經講官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暫行兼管刑部事務 臣 汪由敦

李德議官孫殿學部部事務總管部部事務總管 臣 納延泰

經講官戶部左侍郎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加二級 臣 劉 綸

提調官

戶部銀庫員外郎加二級紀錄三次軍功紀錄一次臣覺羅延三

內

閣

侍

讀

臣馬

燦

纂修官

順天府府尹紀錄八次臣陳兆崙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提督安徽學政臣金 牲

收掌官

刑部湖廣司員外郎紀錄四次軍功紀錄二次臣睦朝棟

兵部主事紀錄三次軍功紀錄三次臣薩 璧

內閣中書兼戶部緞疋庫司庫加二級臣明德

膳錄官

舉人 揀選 知縣臣馬重

舉人 揀選 知縣臣吳嘉善

捐職 州 同臣王世忠

考職 吏 自臣杜霖

考職 吏 自臣戴有容

監 生臣張蓋臣

監 生臣王翼燕

卷之五
詩經
卷之五
詩經

卷之五
詩經
卷之五
詩經

卷之五
詩經
卷之五
詩經

御纂詩義折中篇目

第一卷

國風

周南

關雎
桃夭
麟之趾

葛覃
兔置

卷耳
采芣

樛木
淇水

采芣
汝墳

第二卷

召南

鵲巢
行露

采蘩
羔羊

草蟲
殷其雷

采蘋

甘棠
標有梅

小星
何彼穠矣

江有汜

騶虞

野有死麕

第三卷

北

柏舟	擊鼓	北門	二子乘舟
綠衣	凱風	式微	北風
燕燕	雄雉	旄丘	靜女
日月	匏有苦葉	簡兮	新臺
終風	泉水		

第四卷

鄘

柏舟	桑中	牆有茨	君子偕老
蠨蛸	相鼠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衛

淇奥	考槃	碩人	氓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竹竿

第五卷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鄭
緇衣 將仲子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叔于田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藜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出其東門
揚之水 風雨 子衿

野有蔓草
溱洧

第六卷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園有桃

魏
葛屨 汾沮洳 伐檀 碩鼠
陟岵 十畝之間

第七卷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杝杜

羔裘 鵠羽

無衣

有杝之杜

葛生

采芩

車鄰

駟馘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第八卷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第九卷

檜

曹
蜉蝣
鳴鳩
下泉
候人

幽
七月
伐柯
鴟鵂
九戩
東山
狼跋
破斧

第十卷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芾

出車
南咳
杖杜

白華之什
白華
華黍
魚麗
南有嘉魚
崇丘
由庚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第十一卷

彤弓之什

彤弓
采芑

菁菁者莪
車攻
吉日

六月
鴻雁

庭燎
鶴鳴

沔水

第十二卷

祈父之什

祈父
我行其野
白駒

黃鳥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十月之交

正月
雨無正

第十三卷

小旻之什

小旻
何人斯
小宛

小弁
巷伯

巧言
谷風

蓼莪
四月

大東

第十四卷

北山之什

北山 鼓鐘

無將大車 楚茨 信南山

瞻彼洛矣 小明

甫田 裳裳者華

大田 瞻彼洛矣

第十五卷

桑扈之什

桑扈 青蠅

鸛鳴 賓之初筵 頍弁

車牽 魚藻

采菽 菀柳

角弓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隰桑

白華 采綠 綿蠻

黍苗 瓠葉

漸漸之石 何草不黃

茗之華

第十六卷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早麓

大明
思齊

綿
皇矣

棫樸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第十七卷

生民之什

生民
假樂

行葦
公劉

既醉
洞酌

鳧鷖
卷阿

民勞
板

第十八卷

蕩之什

蕩
崧高

抑
烝民

桑柔
韓奕

雲漢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第十九卷

頌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維清

維天之命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時邁執競

我將
思文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豐年

噫嘻
有瞽

振鷺
潛

有客
載見
武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敬之

訪落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般

第二十卷

魯頌

駟
泮水
有駟
閔宮

商頌

那
長發

烈祖
殷武

玄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一

國風一

朱子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在雍州岐山之陽太王始居之傳至文王徙都於豐武王克商徙都於鎬成王嗣立周公相之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之詩被之管絃以為樂歌謂之周南者言其化自周而南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與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雎鳩鳥之有別者也窈窕幽閑之意淑善逑配也凡與必有所取雎鳩

雌雄河洲宛在與淑女君子深閨靜好神相似也
 窈窕狀其德也心斂則致幽性定則神閑匡衡曰
 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是
 也好速勤好德也家齊由於女貞女貞本乎男正
 男好色則女修容男好德則女敬事故為君子者
 必真知窈窕淑女乃為好速斯好惡明取舍定而
 風化行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興也參差不齊之貌荇菜柔潔似女德也流之沿
 流以求之也男之求女如君之求士其訪之也博
 其擇之也精其好之也誠其禮之也備故左右流
 之無定方也寤寐求之無已時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賦也服事悠長也輾轉反側臥不安席之意言君
 子於淑女求之不得則思其服淑女所服之事所
 以佐君子理陰教有不得而必不可者故思之甚

長而臥不能安也男女之際情欲易生寤寐輾轉而好是懿德不涉於邪所謂哀而不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與也采擇而取不也友之取其德也琴瑟房中之樂也言君子既得淑女則取其德而友之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如琴瑟之在御剛柔調劑以成聲也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與也芼熟而用之也樂之用其德也鐘鼓堂下之樂也言君子既友淑女則用其德而樂之明章婦順以化其下內和家理外和國治如鐘鼓之在庭元音宣暢以遠聞也

關雎五章章四句

關雎文王之本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皆所以修身也窈窕好逑惟取其德則貞淫辨而好

惡之源清格致之要道也寤寐思服不慕其
 色則理欲嚴而幽獨之幾謹誠正之實功也
 琴瑟友之衽席之上德業相資而天命常行
 此修身以齊其家也鐘鼓樂之化起宮闈達
 於朝廟有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此
 齊家以治其國而天下可平也事不越夫婦
 之際而天德王道之始終備焉故用之閭門
 用之鄉黨用之邦國自天子至於庶人不可
 一日而不爲此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賦也覃長施延萋萋盛也黃鳥鷦也黃鷦夏鳴采
 葛之候也后妃在宮中聞黃鳥而思采葛言彼谷
 中之葛葉想萋萋而盛矣此灌木之黃鳥已喈喈
 而鳴矣蓋勤於其職不敢暇逸故聞聲而儆心欲
 及時以趨事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為絺為綌

服之無斲

賦也莫莫密也刈割穫煮也精曰絺粗曰綌斲厭也后妃至谷中見葛已成於是割之煮之治為絺綌而服之不厭焉朱子曰親執其勞而知其為之不易是也凡人躬稼穡則不敢厭疏食身紡績則不敢厭布衣故王親耕后親蠶真知農夫工女之艱難而後深樽節愛養之至意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

歸寧父母

賦也師氏女師薄語辭汚澣皆洗也燕服曰私禮服曰衣害何寧安也言告師氏后妃告女師也言告言歸使女師告文王也汚私澣衣潔且儉也衣不皆澣儉得中也歸甯父母者婦功既成爲時已

久恐父母之思已而心不安故歸而安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朱子曰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也至於事皆稟命無敢自專閨門之內師保通言乃窈窕有別之實錄而官禮之明備已肇其端矣此文王太妃所以造周也

采芣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比而賦也卷耳芴耳也卷耳可以佑食比賢人可也懷人謂文王也周行猶言王路左傳云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芻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紂囚文王於羑里后妃思之言賢才甚少求之難得如我所懷之人當置之列位使得馳驅王路不可拘幽之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比而賦也陟升也虺隤馬疲之貌金罍酒器也陟彼崔嵬言路難也我馬虺隤喻民困也世路方艱民力已困天下之憂莫大於是故永懷之雖酌酒而不能解也

陟彼高岡我馬元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比而賦也元黃病也元馬病則黃矣疲之甚而至於病故懷之甚而至於傷也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比而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瘠痛皆病也朱子曰吁當作吁張目遠望也僕所以牧馬也馬瘠則民病僕痛則官亦病矣是民力已困而無人寬恤也民生已殘而無人撫綏也時事如此無可如何惟有置懷人於周行庶可轉危為安焉故吁之望之也望紂之求賢審官以用文王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治世在于養民養民在於審官布羣賢於庶位則民可養矣躋大賢於顯秩則官可審矣此古今之通義而當文王與紂之時尤甚蓋紂之毒痛四海非用文王不能救也觀父母孔邇之詩魴魚之頰尾文王能撫循之王室之如燬文王能奠安之然則虺隤元黃之時宜置文王於周行信有徵矣其所盱室不虛也值人倫之變而永懷永傷者祖稷生民之至計此所以為后妃之志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比而賦也木下曲曰樛藟葛屬纍繫也君子謂文王也履祿綏安也樛木下曲而葛藟繫之以比后妃逮下而眾妾附之也后妃有逮下之德而眾妾依附又能率眾妾以樂其君子故眾妾頌祝之願

文王與后妃皆受天之福祿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比而賦也草與苗雜曰荒后妃不自有其崇高故眾妾亦自忘其卑下並育而不相害也將助也思若或啟之行若或翼之助其德不止安其身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比而賦也縈繞也眾妾之愛戴后妃纏綿固結而不可解矣成全也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備至凡所將者皆底於成也嘉樂之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綏之保之將之佑之成之則命之而申之矣逮下之德曰深故頌祝之詞遞進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不同必爭寵爭寵必妬忌妬忌必讒傷故妾

之於嫡多怨之也不然則畏之也獨后妃之
 於眾妾不妬而使其可樂眾妾樂之而歸美
 君子蓋關雎之化深矣鐘鼓樂之交王樂后
 妃也穆木逮下后妃推文王之樂以樂眾妾
 也福履綏成眾妾感后妃之樂而愈以樂文
 王也成周之世大和洋溢皆本諸此故關雎
 之後必有穆木而後有螽斯以此為修身齊
 家之極則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比也螽斯蝗屬喜羣飛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也
 振振壯也后妃不妬而多男故詩人以螽斯比之
 言其羣飛詵詵而和宜其子孫振振而壯也蓋妻
 不妬則妾媵和妾媵和則心神暢而氣血調所生
 之子必壯矣此理之自然故曰宜也

蟋蟀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妻不妬而妾媵和

則樂羣處而進御均所生之子必多矣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讓也羣飛而相下如人之揖讓也蟄蟄聚也雍睦而聚處如蟲之盤蟄也妻妾欲其和尤欲其讓和而不讓則狎而起爭故必以讓節和之流斯妻妾常保其羣處而子孫皆盤聚而不散矣此亦理之自然故曰宜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子孫盛也凡家道之成始於夫婦中於父子終於兄弟是故有文王而後有關雎夫刑妻也有關雎而後有樛木妻容妾也有樛木而後有螽斯妾宜子也子患其不壯又患其不多壯且多矣又患其不睦而至於不聚也振振繩繩而終於蟄蟄則是子孫皆能孝於親也且推孝親之心以友於兄弟也一庭之內夫和妻柔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則禮樂

成於家而仁讓興於國矣此修齊治平之節
次非此不可推而行也故曰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天天少好貌婦人謂嫁曰歸宜者和順之至
彼此相得而相安也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
內文王后妃之化自家而及於國由男而及於女
國中之女皆有和順之德故詩人見其于歸而歎
美之也宜其室家者宜其室以及於家也善相夫
子琴瑟靜好由是而孝於舅姑由是而睦於兄弟
一家之內恩明誼美如天桃之華灼灼而鮮明也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蕢實盛貌宜其室家謂一室所有之家也父
母兄弟是也宜其家室謂一家所有之室也弟婦
子婦是也淑慎之德一家化之弟婦子婦皆能相
夫而各宜其室如桃之實蕢然而圓碩也

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與也蓁蓁葉盛貌宜其家人者盡宜一家之人也長幼卑尊各得其所如天桃之葉蓁蓁而齊茂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化行於國也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治國之道無他使國人皆齊其家而已欲一國之人皆能齊家必一國之女皆能宜室此非政令之所致也天子懋肅雍之德后妃昭窈窕之儀積為風俗而通於氣化人秉淸淑之姿戶成禮讓之習然後少女于歸皆能淑慎也語其功化之盛至於一國之人各齊其家原其起化之由不過一家之內自修其身知遠之近知風之自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于哉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賦也肅肅整飭貌置罟也結繩為罟易於勞亂而

肅肅整飭執事有敬也丁丁柷杵聲用力有節也
 赴赴武貌干城所以扞衛也化行俗美賢才眾多
 野人兔置皆能整飭故詩人美之以爲此雖赴赴
 之武夫而敬而有節則勇而不亂可以折衝禦侮
 而爲公侯之扞衛矣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赴赴武夫公侯好仇

賦也九達之衢曰逵中逵衝會之所也仇匹也肅
 肅兔置而施于中逵則是敬以集事握其樞要而
 物不得遁故可與其圖國政而爲公侯之善匹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賦也中林邃密之所也肅肅兔置而施于中林則
 是敬以揆幾智深勇沉而人不能知故可以出謀
 發慮而爲公侯之腹心也昔卻缺耨其妻餉之夫
 妻相敬如賓胥臣曰敬德之輿也能敬必有德文
 公舉以爲大夫而果稱職然則野人之肅肅可爲
 好仇腹心有敬矣

兔置三章章四句

兔置人材衆多也。上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君敬德於上。則民敬事於下。故后妃窈窕而采蘋之季女能齊文王穆穆而兔置之野人能肅齊與肅者敬之謂也。至於能與敬則無所施而不可矣。仕與學無二理。文與武非兩途。敬身而克勤小物。卽敬官而能辦大事。草野之夫皆朝宁之佐也。無事而莊以涖衆。卽臨事而懼以成謀。六官之長皆六軍之將也。故觀兔置之肅肅而干城好仇腹心皆可預卜矣。三代以上聖道明而人材出。以此也。思齊之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敬之至也。聖明道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則人材出也。古之人所以譽髦斯士者無他焉。無斃其敬而已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芣苢車前也宜子故婦人采之朱子曰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也黃佐曰門庭之內幸無係累機杼之外尚有餘閒是也采之始求之也薄言采者聊試爲之無成見也有之始得之也薄言有者偶然遇之無喜心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賦也掇拾其穗也薄言掇者相與拾之而不爭也捋取其子也薄言捋者徐而取之而不競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禩之

賦也結貯於衽也薄言結者掬不能容姑貯於衽非貪得也禩扱於帶也薄言禩者將欲攜歸故扱於帶非矜持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芣苢室家和平也觀其婦子閑而無事比隣耦而無猜多寡隨其所得作止任其自然所

謂皞皞而不知爲之者歟是故桃夭之女子能宜猶有和之心也芣苢則忘其和矣無心而相與矣兔置之野人能肅猶有敬之迹也芣苢則忘其敬矣無事而天遊矣治至於無事化至於無心此曠古所希有而無奇也仍本於人君之敬而已中庸詳言之矣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君之敬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民之和也篤恭而天下平則君不顯其敬而民亦不顯其和矣是故君德至於無聲無臭則民風極於不識不知此謹幾慎獨之實功初非邀天眷而致此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輿而比也竦直無枝曰喬思語辭也涉水曰泳並舟曰方木喬則寡陰而不可休矣女貞則無欲而不可求矣漢廣江永極形之也貞則神遠如漢之

廣無徑可緣也貞則守純如江之永無間可乘也
 朱子曰文王之化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
 亂之俗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
 非復前日之可求矣故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
 反復詠歎之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高也錯節也楚荆屬秣飼也薪錯
 不可伐言刈其楚而已女貞不可求言秣其馬而
 已然既不可求則于歸無期矣故重言江漢之廣
 永歎其馬亦不可秣也朱子曰以錯薪起興而欲
 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
 則敬之深

翹翹錯薪言刈其萑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

不可咏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萋蒿也蒿又小於楚矣駒又小於馬矣
重言漢廣江永者歎其駒亦不可秣也蓋悅之愈
至而敬之愈深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漢廣德化所及也后妃修德文王好
德其下化之自近及遠故江漢之間民風丕
變出游之女皆能修德觀其致高而神遠非
窈窕之狀乎行道之人皆知好德觀其悅至
而敬深則與寤寐求之相似矣夫德存於已
人不能見而化之所及無遠弗届者此非有
術以致之也人性之善一也性一則情孚情
孚則神通故深宮自處其宥密而草野羣移
是性情起化者不言被化者亦不知也君子
是以知明德之果可以新民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名墳防也枚曰條幹曰枚惄飢意調一作輻重也朱子曰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日肄遐遠也朱子曰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而賦也魴魚名頰赤也魚勞則尾赤王謂紂燬焚也父母謂文王孔甚邇安也文王之化行於江漢而又及於汝所謂三分有二也漢廣之好德近於關雎汝墳之伐薪葛覃之遺風乎乃心王室則與卷耳同矣朱子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俱

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日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未已而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憫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離別之久思念之深而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心而無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

汝墳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汝墳道化行也道莫大於五倫而君臣父子爲尤重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故紂至暴虐文王事之不敢叛也不惟不叛而已且使天下之叛者皆服於已而已復率之以事紂故終文王之世天下皆供紂之役而且忘紂之暴是文王以事君之道化天下而天下化之故曰道化行也虞舜克誥瞽瞍遂無頑嚚之愆文王服事商紂並有怙冒之仁必如此而後天下

化必如此而後天下之為君臣父子者定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與也麟瑞獸也王者至仁則麟出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之貌朱子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而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麋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與也定額也麟之額不以抵物公姓公孫也公孫皆麟者公子能以仁厚教其子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與也麟一角其端有肉不以觸也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因以為族故曰公族公族皆麟者公孫能以仁厚世其家也趾骨在下一身之本故以與子定皮膚也在趾之巔近於末矣故以與孫角又

在皮膚之外矣故以興族譬之於木趾猶根定猶枝角猶葉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天地之道元而已矣元者仁也太和也關雎之樂和之至也太和所聚元仁發育故子孫宗族莫不仁厚而瑞應至矣又言子孫宗族之皆麟者固以歎其仁厚之德與麟同符抑以見物瑞不如人瑞欲人君勉為仁厚之實而勿徒侈言符應則頌也而諷規寓焉矣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五十九句

周南修齊治平之譜也天下之道莫先於父子兄弟故大學始教惟孝弟慈行之於身則身修施之於家則家齊以此成教於國以此絜矩於天下而其事皆始於夫婦兄弟足後能養父母育子孫睦兄弟故父子兄弟足

法必先以之子宜家也周南之詩與大學同
闢睢葛覃造端乎夫婦也螽斯麟趾則及於
父子兄弟矣桃夭兔置教成於國也漢廣汝
墳則及於天下矣是故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福祚之長未有如周者也太和翔洽樂備禮
明治化之隆未有如周者也而究其致此之
由則惟起化於闈門而端本於孝弟大學言
其理周南指其事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
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詩教與春秋
同歸學者不可不盡心焉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二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文王之時周公為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而南國皆從化焉其自文王之國而被於諸侯者則謂之周南其因方伯所布而及於四方者則謂之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與也鵲鳩皆鳥名鳩性拙每居鵲之成巢如男有室而友居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能謹夫婦之禮故大昏成而詩人美之以鳩起興取其拙而安也婦無外事酒食是議安於拙而順以從夫德之盛也故關雎取其有別鵲巢取其無為取有別者所以防荒淫之漸取無為者所以杜預政之原也御迎也百兩御之君親迎也韓奕之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是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與也方據也能為家主進於居矣將送也百兩將之上卿送也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與也盈之娣姪眾也韓奕之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額之爛其盈門是也成之婚禮成也百兩迎送以成之者敬其事也記曰敬慎重正而後親之也朱子曰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闕雎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重大昏也闕雎之化行於南國女能修德男知好德故夫人專靜純一而國君備物盛禮以求之是文王以修齊之道化天下而諸侯皆修身以齊其家也諸侯修齊以教其

國則四國之人各修其身各齊其家而比戶可封矣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信夫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芣白蒿也生於初春可以為菹于沼于沚者沼沚之旁芣先生且就潔也事祭也冠以公侯者夫人助公侯以承祭無敢自專也朱子曰此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澗中澗之曲也宮廟也澗中則更潔矣廟中則更嚴矣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被髮髡所謂次也夫人祭服副此言被者非祭時也夙夜在公謂先祭視饔饗薄言還歸謂既祭歸燕寢故服次也僮僮竦直貌祁祁安妥貌不

知其人視其被被之僮僮其人竦直可知也是未
 祭而敬先積也被之祁祁其人安妥可知也是既
 祭而敬又留也未祭而積之既祭而留之則當祭
 之時其敬可想矣

采芣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與君其為
 社稷宗廟主是以承祭為職也祭主於敬沼
 泄采芣敬其物也僮僮祁祁敬其儀也國君
 敬事天祖夫人敬事國君與之合敬以事宗
 廟是國君與夫人皆敬以供職也君與夫人
 各敬其職則國人莫不敬事此其所以格神
 人而和上下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賦也嘒嘒鳴聲草蟲蝗屬趨趨雌綿阜螽螽也忡

冲動也降下也南國大夫行役於外其妻思之謂
蟲鳴螽躍時已秋矣而君子未歸故憂心冲動也
相見曰覲見止我見君子也覲止君子亦見我也
我不見君子而心動因知君子不見我而亦心動
故冀其相見而君子之心降則我心亦降也以君
子之心爲心乃所以爲思之至也朱子曰此猶周
南之有卷耳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
亦既覲止我心則夷

賦也蕨菜名暮春生惓惓鬱結也說喜意秋相思
而春猶未至故憂心至於鬱結冀其相見而舒陽
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
亦既覲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大初夏生夷平也由春至夏時
更久矣故憂之甚而至於傷悲冀其相見而心平
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草蟲大夫妻以禮自防也夫婦之際
離則憂合則喜人情也但恐其過中而失正
遂至於害德而傷生草蟲之詩情得中矣仲
仲憂動惓惓憂深傷悲則更深矣降憂方釋
說喜方生夷則憂喜俱平矣其憂也有漸其
喜也有節以禮防心而歸於和平者也心平
則情雖動而性靜萬物各靜其性王道之成
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藻皆水草濱涯也行潦道旁之水采蘋采
藻薦有常品也于澗于潦采有常處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賦也盛貯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盛之湘之作事有序也筐筥錡釜用物有別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牖下奧也尸主齊敬季少也昏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以蘋藻此詩季女主祭湘蘋藻而奠於宗室其為教成之祭無疑也朱子曰少而能敬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理陰教也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教助祭也教成而奠教主祭也葛覃之詩勤儉孝敬采蘋

有焉采盛湘奠事必躬親所以教勤也蘋蘩
若藻不求備物所以教儉也奠於宗廟所以
教孝也齊以尸之所以教敬也后妃以此自
為即以此教人所由于歸之女皆能宜家也
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婦順教順成俗國家
理治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剪去也伐戕其幹也伯
方伯芟草舍也朱子曰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
之化或舍棠樹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
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敗殘其枝也憩休息也憩則暫於笈矣勿敗
則非特勿伐而已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說文

賦也拜屈其條也說與稅同停車也稅則暫於憩
矣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止於樹者愈暫而愛其
樹者愈深以見人之思之愈久而愈甚也

甘棠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
愛之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其民愛而思之思
其人而不得見見其樹如見其人焉故保護
之無已也君子是以知周祚之延與燕之後
亡也甘棠且不忍伐而况其君乎况其子孫
乎是故祖宗行一仁寬大之政即培宗社靈長之
之福朝廷用一仁厚之臣即培宗社靈長之
慶人之所以自為與夫為天下而用人者可
以知所擇矣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比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以道露之濕衣比淫
暴之汙人也召伯聽男女之訟而女子賦此詩以

見志言道露沾濡豈不欲行但早夜以行則其露
 更多是以畏而不敢斯言也固嘗謂之於先矣非
 後悔也此必男有穢行女恐玷汙故強求而未有
 成言箋云媒妁之言不和是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比也家謂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事有似而
 實非雀無角而何以穿屋汝無家而何以速獄然
 汝雖速獄而實無家猶雀雖穿屋而實無角也無
 家者非無家也言未成而強為禮是非禮之禮不
 足為禮也昔徐吾氏之女欲適子南而公孫黑強
 委禽焉此所謂室家不足者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比也牙牡齒也雀實無角鼠有齒而非牡則疑似
更難辨矣室家不足猶辨之也亦不女從則不辨
而之死靡他矣女之貞烈固不可犯而召伯能辨
曲直於疑似之間全貞女之節而不為強暴所污
此所以南國之人有甘棠之愛焉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詩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凡訟之興皆起於
無情無情而能與訟者設為疑似之情也聽
婚姻以媒聘然亦有媒雖遣而未和聘雖行
而強委如此詩所云者一或不察則強暴得
志而善良蒙冤下拂人性而上干天和非小
失也故易有噬嗑詩存行露教聽訟也聖人
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羔裘大夫之朝服紵兩皮相接之處素絲為
組以英之三英高起故曰紵也委蛇自得之貌朱

子曰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毛敝而革見也緘界也蛇敝而界見也覆言自公退食者意在於退食也退食而委蛇家無事也節儉則不殖貨正直則不營私故家無事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緘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線綴之也革敝而縫見也合兩為一曰緘緘敝而總見也重言退食自公者意在於自公也自公而委蛇國無事也節儉則無求而民自靜正直則理順而行自簡故國無事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羔羊大夫節儉正直也裘敝不易節儉可知也人常自得正直可知也君子是以知周治之隆也芣苢和平室家無事也羔羊

從容朝廷亦無事也夫其無事者非不事也
君心清則臣節儉君心明則臣正直事之可
己者無所不已其不可己者亦順應而無容
私焉日事事而行所無事故不見有事也或
多事而事廢或省事而事理為治者可以審
所尚矣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比而賦也殷盛也陽奮為雷喻仁聲也南山終南
也豐鎬在南山之北江漢在南山之南南國北望
先見山陽故首言南山之陽也何斯之斯指其人
也違斯之斯指其地也言仁心仁聞在山之陽而
斯人乃役此地而遠供紂至計於莫敢或暇非違
也然既已仕之則無去道矣振振信厚也信則不
敢有二心厚則不敢有怨意故望其歸而不敢必
其歸蓋以信厚之道勉其君子欲其不憚勤勞以

終君臣之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比而賦也自陽而北則山之東西故繼言側也莫敢遑息無寧時也前役甫畢後役又來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比而賦也自側而北則山之陰故終言下也指其地者愈切矣莫或遑處無定所也此役未完彼役又興也供其役者愈勞矣如是而終不敢必其歸乃所以為信厚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殷其雷勸以義也君臣之義有二分

未定則以擇主而事爲義貪祿而危其身非
智也分已定則以終主之事爲義臨難而易
其節非仁也紂雖無道其主也旣已仕之則
君臣之分定矣故明知文王之仁將必勃興
而終勸其供紂之役不可遽歸此固其君子
之信厚能刑于其妻抑文王服事之誠有以
深入於人心故婦人女子皆明於大義如此
也故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興也標取也其實七取其三也庶士衆賢也吉賓
興之期也言標所有之梅標其三而留其七是擇
其先熟者而早取之焉人君求我國之庶士亦當
迨賓興之吉期擇其尤者而早取之也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興也其實三標其七也言標所有之梅標其七而
留其三是趁其大熟之時而多取之焉人君求我

國之庶士亦當及今之時廣其途以多取之不必待吉也

標有梅頃筐堅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與也堅貯也頃筐堅之則樹無梅矣是盡取之也人君求我國之庶士亦當及今之時而有以謂之謂之者通其言也使天下之士皆得盡言以通於上則嘉言罔伏而野無遺賢矣此盡取庶士之道也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標有梅求賢也立國之道首在得人文王蹶興疏附後先有力焉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但知其逸於得人而不知其勞於求賢如此也古今取士之制異名而不異實三年貢舉迨其吉也不時錄用迨其今也制藝試策迨其謂也然而或不得士者其求之異也古之時士不求君而君求士詢事以乞言即

因言以考績故藏否可以立辨三代以後君不求士而士求君競為空言以干進上之人亦第取其言之工而不因言以試其功宜其拔十而不得五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與也嘒微明也肅肅敬貌宵征夜行也命爵也箋云禮命之數不同是也凡進御於君者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言微明之小星或三或五而在東是初昏時也當此時而肅肅以行者以今夜明早有在公之職役故也夙夜在公亦云勞矣而不辭其勞者以嫡貴妾賤命數不同故盡其職而不敢懈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稠實命不猶

興也初昏則星在東者先見將旦則星在西者猶留故言參與昴西方之宿也參與昴不小而以為小者將旦則眾星皆沒惟參與昴在而光亦微也衾被稠

禱猶相效也言將旦之時肅肅以行者以在公之
役爲君抱衾禩而安置之今事畢故還也抱衾與
禩役亦賤矣而不嫌其賤者命既不同不可相效
故安於其分而不敢越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妾循禮也周禮典命其數有九夫人視
諸侯之命數娣媵以下貴賤之等視其國之
卿大夫士故命各不同也天下之患莫大乎
賤者不安其分視貴者而欲效之於是乎臣
僭君而妾匹嫡家國之亂生矣先王制禮以
定之使貴賤之等命數不同禮秩亦異而不
可相效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小星之媵妾
以命數不同之故安其分而盡其職君子是
以知禮不可以已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興也水决復入曰汜以用也江漢之間有嫡不與

媵俱歸者其媵思之言江水有汜而之子之歸乃
不我用雖不我用或其後也悔而迎我則我將如
汜之復入於江乎蓋望之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水岐成洲曰渚與借也言江水有渚而之子
之歸乃不我借既不我借而其後也又安處而不
來迎我則將如渚之不復入江乎蓋疑之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汜江之別流者過存問也嘯歎聲言江水有
汜而之子之歸并不使人過而問我既不問我是
終不悔矣我雖思之亦屬無益其變嘯歎為咏歌
如汜之不復望入江矣蓋安之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江有汜美媵也思而不怨困而能亨
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女子能之陳氏曰小星

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夫
人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
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賦也麕獐也茅包麕者傳云同田之獲而分其肉
也懷思也女子懷春猶士之悲秋因時興思也吉
士求婚之男也誘導也比隣之人同往田獵分麕
肉而以茅包之適遇懷春之女而同田之士遂欲
無媒妁而自往誘之蓋急於求婚而不暇為禮也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賦也樸檉小木也純束重包之也此同田之人明
女之不可誘也言樸檉死鹿物本輕微而猶以白
茅純束不使汙壞况此所有之女觀其德容堅貞
潔白有如美玉豈可不加愛護而反以其禮誘之

乎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虺也吠

賦也舒徐也脫脫遲緩貌感動悅佩巾也箋云奔走失節則佩感也虺犬也傳云非禮相陵則犬吠也此同田之人勸士勿往誘也言女德如玉不可輕犯當徐思而緩圖之勿疾走以動我佩巾恐其失儀也勿突往而驚彼虺犬恐其生事也蓋所以保女之貞淑而止士之邪妄其相為也深矣

野有死麇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詩序曰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同田之人惡吉士之無禮而止之也古者卿田同井出人相友守望相助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是故比閭族黨無非勸善之人也耕耘樵獵無非規過之地也設有不檢之士偶動非禮之思則前後左右之人皆得惡而止之使不陷於罪戾此三代聖王所由教成於上俗美於下刑措不用而比戶可封也嗚呼盛矣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與也穠盛也唐棣郁李也肅敬雝和也王姬下嫁而能和敬以執婦道故詩人美之言何其穠盛乎則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則王姬之車也其車如此其人可知矣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與也平王文王也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始文王之為平王猶武王之為寧王當時有此稱也齊侯丁公伋也邑姜與伋為兄弟故王姬歸其子也以桃李二華與男女二人者未成婚之詞也未成婚則尊王故以平王之孫先齊侯之子君臣之義也

其釣維何維綵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典也緡綸也以絲為綸既成婚之詞也朱子曰絲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婚也既成婚則尊夫

故以齊侯之子先平王之孫夫婦之禮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國立於君臣家始於夫婦婦挾富貴之勢以驕其夫而慢其舅姑則家不可齊矣故雖以天子之女下嫁諸侯亦必使之肅雖以執婦道然後諸侯卿大夫之女皆不敢以勢驕人而士庶人之家夫倡婦隨不令而自行矣此成周之盛事而夫子存之為後世法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壹發四矢也獸二歲曰豝五豝田禮也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是也騶虞瑞獸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皆能仁民而愛物故風雨時敘庶類蕃殖春田之時葭蘆茁茂五豝具焉而國君不忍盡殺矢止壹發故詩人歎之以為此仁厚之君不戕物

宇
卷之二
三

命是即所謂駒虞矣猶麟趾之詩歎公子之即麟也

彼茁者蓬壹發五縱于嗟乎騶虞

賦也蓬蒿類獸一歲曰縱七月之詩曰言私其縱獸之小者也蓬細於葭而亦皆茁壯則所生者更盛矣縱小於狍而亦止壹發則所殺者更少矣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南國被文王后妃之化諸侯刑于寡妻而夫人專靜純一以盡其職至於大夫之妻宗室之女皆能守禮是以教化成而風俗美陰陽和而庶類蕃有騶虞之瑞焉推其所由皆本於修身以齊家故曰鵲巢之應也

召南十四篇四十一章一百七十七句

召南化成天下也。鵲巢采蘋草蟲言夫人大

夫妻之德。修身齊家之功也。甘棠以下。方伯
布化。則國治而天下平矣。騶虞化成。有如麟
趾。大旨與周南同。而亦有異焉者。周南多言
仁心。召南兼言仁政。甘棠溥旬。宣之績。行露
昭庶獄之慎。標梅詳取土之規。小星定宮闈
之禮。野鷹厚間井之俗。騶虞著蒐狩之制。大
經大法。莫不具在。所謂以睢麟之意。行周官
之法度也。抑王道本於天德。修身在於正心。
故二南之言。心德者。宜致意焉。周南之詩。多
率性而主和。而葛覃之尊師。兎置之勤事。未
嘗不濟以敬也。召南之詩。多率教而主敬。而
羔羊之從容。江汜之溫厚。未嘗不歸於和也。
至於王姬肅雝。則兼有敬和之美焉。夫和仁
也。治化所由成也。而必先以敬者。非敬無以
爲和也。萬物理而後和。萬事序而後和。故中
庸之功。極於位育。而始於戒懼。主敬以致和
也。天德王道。在於謹獨。爲周南召南者。可以
知所從入矣。

思不遠矣
山有木兮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山有木兮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山有木兮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山有木兮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山有木兮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山有木兮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山有木兮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山有木兮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山有木兮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實之實之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三

邶一之三

邶國名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邶不詳其始封其後并入於衛故邶風皆衛事也邶雖入衛而王朝之籍猶有邶在故太史採風其得之邶地者仍謂之邶孔子因之者不予衛之得滅邶也魏滅於晉仍有魏風亦猶是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

以敖以遊

比而賦也汎猶泛也微猶非也衛君棄君子而用小人故君子憂之而賦此詩也嚴粲曰舟必有人以維楫之而後有所濟今柏舟雖堅而無人維楫亦泛其流而已將何所泊乎以喻國無賢人將日

敗壞而無所止也李樗曰仁人之所憂者國也此不可以酒解亦非敖遊之所能釋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

賦也鑿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鑿能度物而我心匪鑿故人之情偽不能預照兄弟至親宜可憑依而不度其不可是以往愬我之憂而反逢彼之怒也鄭康成曰責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閑習之貌選擇也言兄弟之怒我者蓋謂我孤介自守必行其志而不能貶道以隨時也然我自度之矣石猶可轉而我心匪石則自守者不可易也席猶可卷而我心匪席則必行者不可

屈也欲自貶損而威儀棣棣無可擇而改者則終不能墮方以爲圓也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

寤辟有標

賦也悄悄憂貌羣小衆小人之在君側者覲見閔病辟拊心也標重拊之也不貶道以隨時則國事愈可憂矣必自守以行志則小人愈愠怒矣羣小皆愠則所以中傷而凌辱之者無所不至矣故覲閔而又受侮也既多不少言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

比而賦也居諸語辭迭更微暗也日喻君月喻臣君暗則無以察其臣而臣亦暗臣暗則無以輔其君而君愈暗是君臣更迭而暗如日月之更迭而

微故中心隱憂如衣垢而不澣也如是則可以去矣顧以地處親賢心憂宗國雖時不可為而終欲委曲以圖濟不能忍然而奮飛也朱子曰五倫之際皆當以此為法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詩序曰柏舟仁而不遇也夫以柏舟之仁人心不轉而儀不選亦可以見信於君矣而終不遇者以君不明而小人蔽之也君之不明非必闇且弱也往往聰明才武之主一念嗜好有所不謹為小人所迎合遂不覺而用之小人既用迎合愈巧而君子猶不轉而不卷是以君心愈疏而小人皆慍日思所以病侮之而國遂不可為矣正風之變皆由於此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間色黃正色也間色而乃以為衣正色而反以為裏以比嬖妾蒙寵而顯夫人見疏而微故心憂之而不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亡忘也嚴粲曰黃裏掩蔽而已黃裳則失位矣謝枋得曰嫡妾易位則家不齊而國不治故為君憂為君之子憂而非為一身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詵兮

比也詵過也言綠本絲也而今為衣者由治絲之女染織而成以喻妾本微賤而今蒙嬖寵亦由不能防微杜漸以至於此因思古人當必有善全之道俾君與妾皆歸於無過而傷已之不能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也絺綌質薄故寒風入之程子曰絺綌所以來風是也以喻已之被掩失位亦德有未周

故生讒間因思古人厚積其德而頑讒胥化先得我心之同然當則而效之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也莊公惑於嬖妾莊姜賢而失位乃莊姜不怨公與妾也而自傷之綠衣女治傷已之才疏而有以致之也絺綌以風傷已之德薄而無以處之也可謂忠厚之至矣抑人之賢否其辨甚明而或至於倒置者其好惡僻也不好窈窕斯貞女見棄綠衣之夫人所以被掩於嬖妾也不惡讒諛斯直臣見疏柏舟之仁人所以受侮於羣小也然則人君之好惡可不慎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興也燕燕雙燕也差池分飛也歸大歸也雙燕同

飛而羽忽差池以興二人同處而一人遠別也之
子謂戴媽也莊姜無子以戴媽之子完爲子莊公
卒完卽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媽大歸於陳
而莊姜送之也婦人之禮迎送不出門而遠送于
野者有所謀也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
佇立以泣

興也上飛曰頡下飛曰頡將送也以燕之上下相
逐興人之彼此相送也佇立以泣者行人已遠猶
不忍歸故久立以望之也

燕燕于飛上下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
實勞我心

興也以燕之上下而音漸遠興人之遠別而信難
通也送於南者陳在衛南也泣涕如雨行且泣也

佇立以泣止行也實勞我心止泣也不泣而勞心者所謀之事未知濟否故心憂之不止傷別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

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字也戴媯乃厲媯之娣故曰仲氏也能承大事曰任春秋隱公四年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濮陳地也史記曰州吁弑桓公自立欲伐鄭石碻因桓公之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碻與陳侯謀因殺州吁于濮由此觀之戴媯之歸陳乃石碻用陳侯以討賊之因也然則仲氏之所任可知矣莊姜之遠送于野其故亦可想矣仲氏任此大事而莊姜知其有濟者以其心誠實而淵深其身和順而謹飭又能思先君之恩則其必討嗣君之賊可知也此固仲氏之能任而莊姜亦可謂知人善任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州吁弑立衛人脅從而莊姜戴嬀乃能內用謀臣外結與國討賊定亂其功可謂奇矣究其所以成功未始不本於正也在天下之事不惟其才惟其德德具於身心非塞無以立本非淵無以沉幾非濶無以和衆非惠無以循理非淑無以慮善非慎無以集成有此六者又加之以忠愛則德全矣以此定難何難不濟以此圖功何功不成然則人之所以任事與夫擇人而任以事者讀燕燕之卒章亦可以得其大凡矣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之人謂州吁也古常也不古處不以常道相

處也定止其亂也州吁弑桓公將不利於莊姜故莊姜憂之也言日月之明照臨下土而此人乃不以道相處是亂未已也何時而能有定乎豈日月之照臨獨遺我而不顧乎何為至今不定也

曰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

賦也不相好欲相害也報善惡之應也言日月之恩不冒下土而此人乃欲相害則亂已迫也何時而能有定乎豈日月之不冒而我獨不獲為善之報乎何為宜定而久不定也

曰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

定俾也可忘

賦也言曰朝月望皆出東方則照臨更明矣而此人乃無良善之德音是相害之意徵色發聲矣何

時而能有定乎設能有定則無良之音我亦可以相忘蓋止求一國之安而不計一身之辱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

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述論說也言日月之盛東方自出則不冒更廣矣而我今乃遇此人將恐父母之遺體不能令終矣何時而能有定乎設能有定使先君之國家獲安則天之報我與否亦可置之不論蓋欲以身殉之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莊姜惡州吁也太史公曰人窮則返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莊姜之呼日月與父母蓋窮之至也然而終望定其亂者豈虛願哉當戴嬀歸陳之時定亂原有成謀事若不濟以死繼

之莊姜亦有成算卒之州吁授首而衛國以
 安則日月父母未嘗不鑒其誠而陰佑之焉
 善惡之報不誣也正月之詩曰既克有定靡
 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為善者可以興
 矣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洪範曰狂恒風若是也暴疾
 謔戲浪蕩悼傷也朱子曰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
 莊姜不忍斥言故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
 如此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
 愛敬之誠則使我不敢言而心傷之耳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霾雨土也惠順也朱子曰終風且霾以比莊
 公之狂惑也雖其狂惑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
 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也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比也風雲蔽日曰曠有又也曠而又曠以比人之狂惑旋開而旋蔽也嚏氣疾也疾而言願者雖疾不怨所謂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也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曠曠連日之陰也虺虺不斷之雷也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親附也莊姜以為中心是悼性情不合已亦有過焉是當不悼而親附之庶幾誠心感通惠然常來則狂惑可開也夫暴而羸羸而曠曠而陰莊公之待莊姜也愈薄悼而思思而嚏嚏而懷莊姜之待莊公也愈厚可謂至德矣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莊姜懷莊公也朱子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是也天下無不可處之境亦無不可化

之人雖不可化不可以為難化而遂置之也
 是故人倫之變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此易
 為也即激烈而以身殉亦無益也必思積誠
 以化之積誠以化別無他術親愛之而已矣
 性情通則心移恩誼篤則神洽故化也舜之
 於瞽瞍文王之於紂莊姜之於莊公皆是也
 晨門謂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先
 聖後聖如出一轍矣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漕我獨南行

賦也鏜鼓聲踴躍懼怵之狀用兵與師也南行者
 衛將伐鄭鄭在衛南也擊鼓踴躍想見喜兵好鬪
 之狀故衛人怨之言軍役繁興或築土於國或築
 城於漕而已獨南行有死亡之憂為更苦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賦也春秋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衛
 書人非卿也此呼名賤之也平陳宋非事也宋殤

公欲除公子馬州吁與殤公同惡故糾陳蔡以助之是勞民以濟惡也師賤而師出無名又久不歸故衛人憂之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爰於居次處安也軍次有常處軍行有常制今則隨意而居擇便而處不戒而喪馬遠求于林下師久不歸失伍離次上無節制而下有敗形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契合闊離也從軍者見有敗亡之形故追言其南行之初與妻分別執妻之手與妻成說死生離合必與偕老蓋欲生還而復契有成說焉卽下文所謂洵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賦也于吁也洵約也信踐之也言從前之約如彼而觀此事勢則是闊而不復契矣死而不復生矣

借老之約永訣而不能踐矣蓋傷心痛哭之詞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詩序曰擊鼓衛人怨州吁也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觀擊鼓之詩其阻兵安忍衆叛親離之形如繪弗戢自焚原無足惜聖人存此者所以示戒也夫兵凶器戰危事也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其肝腦塗地之狀有目不忍見也其冤痛號呼之聲有耳不忍聞也而喜軍功而勤遠略者尚踴躍於用兵讀擊鼓之卒章亦可以惻然止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興也南風長養故曰凱風棘心稚弱難養者也天少好貌衛有七子之母因家貧失養不安其室其子知之故感頌其母以自責也言風吹棘心而至於天天則樂育深矣母養七子而至於長成則

劬勞甚矣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令善也言吹棘心而至於成薪則凱風至仁而薪非美材有負於風養七子而至於成立則母氏聖善而子無令人有愧於母也聖者明達善者賢淑事莫勞於養幼子母養七子而皆能長成此必實有賢淑之心又有明達之才非溢美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言寒泉猶能養人而使浚民滋益七子乃不能養母而使母氏勞苦曾寒泉之不若也母養子之少子養母之老當其少也母氏既劬勞於前及其壯也母氏又勞苦於後是其勞未有已也蓋所以自責者甚深而凡為人子者皆可以鑒矣

睨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典也傳曰 覲 眈好貌箋云 覲眈以興顏色說也好
 音以興亂令順也言黃鳥尚能美其色好其音以
 悅人七子乃不能和顏色順辭令以慰母曾黃鳥
 之不若也母氏勞苦責其不能養口體也莫慰母
 心責其不能養志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 凱風美孝子也能盡孝道以慰母心
 而成其志也 凡子之事父臣之事君有不悅
 者皆由於見君父之過而不自知其過故諫
 而不人諍而得罪以舜之大孝而不得於親
 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求其過而不
 得宜親之不悅也迨其後也負罪引慝夔夔
 齊慄瞽亦允若由於自知其過故親信而順
 之也 凱風之母不安其室是亦有過焉乃七
 子不見親之過而惟自責其過於是乎母心
 慰而已安母之志亦成則與舜之底豫有同
 功矣 凡為臣子者皆當以此為法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比也雄雉文明而耿介喻君子也泄泄倦飛貌詒遺阻隔也衛之君子遠仕他邦其妻思之言君子遠行勞倦如雄雉之泄泄其羽而阻隔不見是可懷也又自追怨言夫之阻隔我實遺之蓋必其初勸夫遠仕而後悔之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比也雉飛而下上其音喻君子之爲國爲民無不直言也此固展矣君子誠心盡職但恐上觸人君之怒下招同列之嫌故實勞我心憂其得禍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賦也日月迭往迭來君子去而不返故瞻日月而思之望其來也然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旣不能來徒思無益故下章贈之以言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言遠仕之道在於善處同列凡共
仕者皆君子也但能無所伎害又不貪求則百爾
君子皆知汝之德行而不相侵軋何所往而不善
哉朱子曰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以自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勉以德行也居亂國事暴君直道盡言
將恐不免然欲其免而在道緘默乎又非君
子之所為也夫仕宦之禍不起於人君而起
於同列亦不起於同列而起於己心不能容
人故疾人之所有而伎心生不能正己故恥
己之所無而求心起同列之人鄙其求而妬
其伎則相與擠之矣不伎則於人無患不求
則於物無爭無可鄙也亦無可妬禍何由作
然此亦婦勉其夫故止望其免禍也人臣事
君幸而逢堯舜則為臯陶稷契不幸而逢桀

紂則爲龍逢比干有所瞻顧而託云明哲保
身大不可也然過於激烈而有好名之念則
又賢者之過矣當死當生惟義所在治世之
修身致主與亂世之殺身成仁其道一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比也匏瓠也濟渡處也行水曰涉束衣而涉曰厲
裹裳而涉曰揭匏者渡水之具今有苦葉尙未可
用喻所學之未成也濟者渡水之處今有深涉則
未可濟喻世途之甚險也無匏而涉則必厲揭故
當詳審而慎處之不可輕進也

有彌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比也彌水滿貌鷺雉雉聲軌車軸也飛曰雌雄走
曰牝牡濟盈必濡軌而今不濡喻人之名聲洋溢
而底蘊甚淺也雉鳴當求雄而今求牡喻人之美
言招賢而實引匪類也狗名而不察實聽言而誤
信之則必失其身矣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比也雝雝鳴雁納采之物也旭日始旦行禮之時也士如歸妻喻同道之君子以禮相求也迨冰未泮言及時而往從之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友

比也舟子主渡者卬我須需也言舟子招渡人涉而我否者以先涉之人非我同類故需我友而後涉以喻當路之人雖亟相招苟非其人寧守道以待時不可借匪人以共事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審出處也君子雖急於濟世亦不可因急而失身故涉川者利用需言有待也所學未成不可輕用內度之已也情偽難測不可輕信外度之人也明君賢相以禮相求則往從之所以救世也如其不然則寧不仕

所以守身也傳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
欲往畏我友朋可以知此詩之義矣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比而賦也習習和舒也谷風東風也葑蔓菁菲蒿
類無以豈不以也下體根也葑菲之根皆可食德
音善言也婦人有德而為夫所棄故作此詩言陰
陽和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家道成故宜同心不
宜怒也采葑菲者不以花而以根如娶妻者不以
色而以德婦有德音而夫能不違則相與終身可
矣此夫婦之正道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迺薄送我畿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賦而比也畿門限也荼苦菜薺甘菜也言龜勉同

心而夫怒見棄於已之初心有違矣乃已行甚遲而夫送甚近是離別之際其苦如荼而夫反甘之如薺也此無他故以其知有新昏之樂而遂忘去婦之悲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汙寡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比而賦也涇渭合流渭清而涇濁湜湜清貌汙者以用也梁笱所以取魚逝決發起闕容恤憂也言涇以與渭合流而愈見濁若別出之渚未嘗不澄清也我以新人相形而始見拙若自具之德未始不可用也今既不容我之身尚望勿廢我之事如梁笱之類勿逝勿發可也然我躬不容而何暇憂我後哉亦任之而已忠臣去國不憂其身之廢而惜其功之無成亦猶是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

罪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比而賦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也深方舟淺泳游詳審其事之難易而各盡心以處之也有求多亡求有不計其家之有亡而皆盡力以求之也既能持家而匍匐救喪兼能睦鄰德亦可謂無虧矣

不我能愔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毒

賦也愔養既盡阻却育生鞠窮也承上章而言我之德如此乃不愔而反以為讎者由於好色而不好德故舉我之德而盡却之如彼賈人貨雖良而不見售也夫昔日持家睦鄰相與為生者恐生計有窮及爾顛覆原為爾非為我也今爾既因我而生育不鞠何為比我于毒而欲棄之乎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千古有同慨矣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潰
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比而賦也旨蓄鹹菜也御禦也洗武貌潰怒貌既
盡詒遺肄勞暨息也新婦三月而後執婦功故初
昏言息也言我有旨蓄原以禦冬月之乏至春夏
則不食矣今爾新昏以我禦窮時之苦至安樂則
棄之矣有洗有潰怒之也既詒我肄勞之也怒而
勞之所以速其去也會不念昔初昏之時乃伊迎
余而來息乎何為有初無終也蓋今雖見棄而不
忘昔日之恩欲夫追維而或生悔悟之意也亦可
悲矣

谷風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婦之事夫與
色而已色不可強而為德可勉而至夫輕色
而重德則貌陋者恐見憎而益修德皆有刑

于之好色衰者以年高而德彌邵亦獲借者
之慶此聖人之教所以通人倫之窮而平天
地之憾也若不知好德而惟慕其色則無色
者固無由見隣於前即有色者亦不能不衰
於後以新間舊以妾陵嫡家國之禍不可勝
言矣故關雎好德足以保天下谷風好色并
不能保其妻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
之者詩可以觀不益信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式微之微猶衰也微君之微猶非
也中露野處也黎侯爲狄所逐久寓於衛其臣激
而勸之也日衰微甚矣何爲而不歸爲君之故也
吾君失國之故因狄侵迫故相從以求復不然何
爲處於中露夫臣以君之故而中露則君宜自思
其故不可久在草莽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故爲乎泥中

賦也又言衰微甚矣而不歸者為君之躬也吾君
現在之躬尚可有為故相從以圖與不然何為處
於泥中泥中汚辱也夫臣以君之躬而泥中則君
宜自重其躬不可久辱泥塗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夫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已失國而尚憚中露
泥中之辱乎所以言此者激其君以有為也
失國必有其故得國惟視其躬狄人侵之可
以暫避狄人既去原可復歸躬有失德雖安
亦危躬無失德雖亡可存不自奮而碌碌因
人非丈夫也故言君之故與躬以諷之其存
君與國不忘欲返言短而意則長矣非不甘
其辱而有所怨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旄丘地名 誕長也叔伯同姓之稱也黎侯寓

衛而衛人不恤故因時物以起興言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長也叔伯不救何其日之多也怪而嘆之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承上章而言多日則安處久矣何其處也意必有與國而俟其來也何其久也意必有他故而不能來也不遽怨而曲諒之厚之至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蒙戎雜亂之貌黎在衛西黎山來衛是車東也賦葛而又賦裘追計之也言當狐裘蒙戎之時我已無車不東今裘易而葛長終於不救者非有與而有以乃叔伯之中無與我同心者耳鄒泉曰靡所與同者謂我有亡國之憂而彼無恤患之意我有恢復之志而彼無拯救之心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褒如充耳

賦也瑣瀆告也尾追隨也流離寄寓也褒笑貌耳
聾之人恒多笑也言我瑣瀆而尾隨者以流離失
所情迫相求而衛之君臣乃褻然如塞耳而無聞
則未如之何也朱公遷曰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
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式微處困而思奮旄丘責
人而不刻可謂賢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黎人責衛也王制屬有長連有帥卒有
正州有伯天子端拱方伯甸宣講信修睦救
災恤患所以戢强暴而安弱小也黎與衛鄰
為狄所滅而衛人不救既無恤患睦隣之義
兼有唇亡齒寒之憂異日者衛亦為狄所滅
賴齊桓而後存衛不救黎而亡齊桓救衛而
霸得失之際可以觀矣春秋之作也桓莊以
前傷天下之無王襄昭以後傷天下之無霸

與旄丘有同慨焉。聖人之惡強暴而思戢之，哀弱小而欲安之，無所不致意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擇也。萬者，舞之總名。上處，前列也。衛之賢者，隱於伶官，衛君不識，不能簡用。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言擇人而充舞列，久暴於日中而不恤也。

碩人俣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賦也。碩，大也。俣，俣，魁偉之貌。轡，馬韁。組，絲綵也。力能御馬，則轡柔如組矣。言賢人與選而舞於公庭，觀其軀幹壯大，知其有力如虎。若使之馳驅王事，自能馴調六馬，執轡如組矣。序曰：衛之賢人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是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賦也。籥，管翟羽也。赫，赤貌。渥，厚。赭，丹也。錫爵，賜酒也。言此有力如虎之人，不使之執籥，乃使之執籥。

兼翟用違其才矣然其顏色之充揚不可掩也衛君即不能知力之如虎亦當奇其貌之渥丹乃止言賜酒則是終以伶人待之矣但知於人中簡舞不能於舞中簡人可慨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榛似栗而小苓菌也西方美人西周之聖王也言山尚有榛隰尚有苓而四海之大乃無用賢之君則不得不思西周之聖王矣以斯人而當文武之時自當充奔走禦侮之選其執轡如組不虛也乃美人處於西方而不能再覩則斯人亦終於伶官而不復見用矣豈不深可慨哉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詩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夫賢才難得也幸而有之又使之屈於下僚屈於下僚其君非

不見之也又不能察識而泛泛視之則終屈而不得伸矣賢人常有而用賢之君不常有君能用賢則舉賢於上位而天下興得人之頌君不用賢則棄賢於下僚而朝廷有無人之憂是以人君每思借才於異代而賢人君子又慨想古之明王是誰之責哉

瑟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於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

聊與之謀

與也瑟泉水始出也淇衛國水名變好貌諸姬謂娣姪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泉水尚流於淇而已乃不歸於衛故無日不思進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也

出宿于泂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

姑遂及伯姊

詩義所中

卷之三

七

賦也沛彌皆地名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饑送行者故言我始嫁之時宿沛饑彌父母兄弟皆遠之焉思父母亦思兄弟寧父母獨不可寧兄弟乎此事當問我諸姑與伯姊也夫之母婦謂之姑諸姑伯母叔母也夫之女兒婦謂之姊伯姊年長者也蓋以諸姬為少不更事欲詢於尊長以定謀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遄臻于衛

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皆地名適衛所經之處也脂膏牽軸邁速臻至瑕何也此問姑姊之詞也言來時宿餞而來歸時亦宿餞而歸膏塗車軸不日即至此亦何害於理而云不可乎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漙漙我心悠悠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衛水須漕衛邑也此必姑姊皆以為不可而遂止也止而不歸故思而永歎又思須漕而出遊亦不過心之悠悠而非實有其事也抑言寫憂是心有憂也此必有不得不歸之事故憂而思之越禮而謀歸然卒於不歸則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禮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泉水衛文思歸也先王緣人情而制禮有順而導之者有逆而止之者順其情而行之易逆其情而止之難泉水抑其難已之情而卒止乎禮以此為法則內之可以克已外之可以坊民抑謀及於人事之師也書曰詢謀僉同又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泉也卒從其言而不歸舍已從人也能盡人之

詩經卷之三

六

言擇善而從之以此為法則內之可以進德
外之可以崇功然則泉水之為教亦多矣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此衛大夫困於行役之詩也出自北門與我
入自外相應言出自內也自內出外承王事也憂
心殷殷非憂事也憂所以辦事也凡辦事者必需
財窶則不能為禮無出外之具矣而且貧則無以
自給有內顧之憂矣艱難如此而君相皆莫之知
將終於貧窶而無展布之日也已焉哉決詞也不
復有他望也天實為之不敢尤人而歸於天也謂
之何哉不敢怨天而安於命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之事也。政事，一國之事也。適之一，皆卑厚益增，適責也。盡人而適，曰交。每事而適，曰徧。言出自內則事務叢集，入自外則怨謗交加，蓋困於內外極矣。

王事敦我政事，一卑遺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來不可辭，曰適。敦則迫不容緩，更甚於適矣。陸續不已，曰益。遺則委擲不恤，更甚於益矣。謂而讓之，曰適。摧則挫而辱之，更甚於適矣。內外之艱日甚而守分安命終不改乎其初，所以為賢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仕不得志也。夫誰司天祿而使勞臣無俯仰之資，誰秉國鈞而使從事有獨賢之歎。此必有任其責者矣。而賢者不怨也。不惟不怨而已，且有所以處之之道焉。天下事莫患

乎無可冀而心不已故多出位之思抑莫患
 乎無可誘而心不甘故有曠官之諍北門之
 賢者決志於已則以為分所固然而勵其守
 者益堅一歸於天則以為理所當然而盡其
 職者益勤且恬然安之而不復有所謂則內
 無悲憤之意而外無不平之鳴所謂知其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故曰詩可以怨謂其
 宜怨而不怨也謂其雖怨而善於處怨也謂
 其不怨而且善於處不怨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比也北風喻嚴急也雨雪喻慘虐也涼風初至也
 雩雪初來也惠仁愛也虛寬邪徐亟急也只且語
 辭衛之賢者憂國危亂欲偕友以同去也言嚴急
 之象已兆慘虐之狀已形性仁愛者不合於時當
 相攜以同去不可以為寬且徐也而俟之其事既

已急矣。蓋懼及於禍而惟恐去之不速也。

北風其喙。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比也。喙疾而有聲更甚於涼矣。霏密而四布更甚

於雩矣。行向未知所之。今則決計欲歸隱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比也。狐邪媚之獸。烏不祥之鳥。喻小人也。邪媚小

人之態不祥。小人之實也。滿目皆赤而無非狐。滿

目皆黑而無非烏。喻小人之衆也。同行同歸。猶商

之也。同車則已駕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其是之謂乎。

北風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北風刺虐也國家危亂皆由於虐政
 虐政之興皆始於小人小人一人用則必言利
 言利則必重斂重斂而不得繼之以嚴刑而
 虐政行矣故赤狐黑鳥者北風雨雪所由來
 也虐政既行則小人各引小人而舉朝皆是
 虐政大行則庸人皆變小人而舉國若狂故
 莫赤匪狐莫黑匪鳥者北風雨雪之極致也
 當其用一赤狐用一黑鳥之初百姓未受其
 害而人君亦以為無傷及乎莫匪赤狐莫匪
 黑鳥之日則百姓不勝其苦而人君悔之而
 無及且欲去之而不能然則用人可不慎哉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賦也靜女美稱也姝殊色也城隅期會之所也不
 見期而不至也搔首踟躕久待之也期會城隅而
 以為靜女愛其色之美則忘其行之醜也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賦也。變好貌。形亦也。古者針筆皆有管。此靜女之所佩。而解以貽。所私也。煒光也。管無光。而以爲有光者。悅女之美。覺管亦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賦也。牧。野外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汝。謂荑也。言靜女既會之後。又自野而貽我。以荑。見之。而信以爲美。不止於美。而且異者。非荑之果美也。以其爲美人之所貽。則不美者亦美耳。愛憎之極。美惡易位。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亦若是矣。獨管荑也。與哉。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刺迷也。管本無煒。荑何足異。而以爲煒。且異者。溺愛則不明也。昔彌子瑕食桃而甘。以其半與衛君。公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彌子母病。矯駕君車以出。公曰。孝哉。爲母而忘其別罪。及彌子色衰愛弛。公怒曰。是

嘗矯駕吾車。又啖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當其愛時。則人以為罪。君以為功。及其不愛。則前為功者。後即為過。故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人君鑒此。於其所愛。必察之焉。曰得毋尚有可疵乎。於其所惡。必察之焉。曰得毋尚有可用乎。則不至因喜而謬賞。因怒而濫刑。亦不因迎合而悞用小人。因觸忤而久棄君子。其於治天下庶幾矣。

新臺有泚。河水彌彌。燕婉之求。籛條不鮮。

賦也。新臺。新築之臺也。泚。鮮明也。彌。滿也。燕。婉。安和。籛。條。醜疾也。鮮。少也。衛宣公欲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新臺有泚。詭其事也。河水彌彌。志其處也。燕。婉。美。伋也。言齊女之來。本欲求伋。乃不見。燕。婉。而見。籛。條。也。籛。條。之人。亦世之所少。有何為此。地不鮮乎。怪之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籛籛不殄

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籛籛之人亦

天之所不佑何為至今不殄也厭之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比也鴻雁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亦醜疾也言魚網

之設本以求魚而反得鴻以比齊女之來本求燕

婉而反得戚施也不鮮不殄初見之也至於得則

成婚矣此人倫之大變狄人入衛始於此矣籛籛

不能俯戚施不能仰宣公本無此疾而云然者以

為既無人埋則亦非復人形也惡之甚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宣公之事人之所

不忍言而經存之者何哉淫亂之禍必至滅

亡人知之焉乃明知而故蹈之不能自克故

也當其淫亂之初情欲之感已動滅亡之事

言事才
卷之三
三
未來不勝其欲而遂爲之迨底於滅亡則悔
無及矣聖人於刺淫之詩多存之使知籟籊
戚施之狀行道之人指笑唾罵無所不至苟
有人心寧不恥此果能恥之則必自克其欲
而守禮防淫禍亂無由作矣此聖人所以仁
天下而救其亡也豈徒曰志亂之所由起哉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
養養猶漾漾心不定也左傳曰衛宣公爲急子娶
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宣姜與朔搆急子公
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
之命惡用子矣將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
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盜又殺之是壽
先濟而伋從之故二子皆乘舟也國人知其事欲
救之而不得故思之養養然悲二子之志而傷宣
公之非人類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景猶見之逝則不復見矣不瑕有害
憂其必見害也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
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
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
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次二子乘舟於
新臺之後者著淫禍也有穢行者必有奇禍
夫新臺之要納伋之妻非欲殺伋也伋且不
殺何有於壽然而嫌隙既生讒間必起雖欲
不殺不可得矣以二子之相讓以死雖伯夷
叔齊何以加茲使伋嗣位而壽輔之則衛可
勃興桓文豈足道哉卒至孝子弟弟駢首就
戮而國亦隨以滅亡得禍之慘莫此為甚而
原其初則一念之不自克以至於斯也情慾

之災烈於鳩毒枕席之變慘於兵戎讀此詩者宜何如戒慎哉

抑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大', '日', '二', '千', '知', '思', '力', '物', '也', '定', '二', '千', '年', '所', '積', '功']

者宜何如戒慎哉

御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